

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再探

——以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为主线

吴英喆

(内蒙古大学 蒙古学学院语言所, 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

摘要: 契丹原字有带点与不带点之别。其中对数词及天干之音义有谓“表示共数”者, 有谓“表示敬意强调”者, 有谓“音义相同”者, 众说纷纭, 莫衷一是。笔者梳理以往研究结论, 并以“性”语法范畴之视角, 考释数词及天干, 提出带点之字修饰限定男性, 不带点之字则修饰限定女性之新见解, 并视为年号亦与“性”语法范畴有关。

关键词: 契丹小字原字; 带点与不带点; 性语法范畴

中图分类号: H211.5 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契丹小字是十世纪初被创制的一种表音文字。它的最小读写单位一般称之为原字。原字的形体与汉字基本相似。其中有一部分成对的原字, 字形极为相似, 二者之间只是右侧有无加“点”的差异, 其他笔画、笔顺、笔势完全相同。有的学者把右侧带点的原字称作是不带点的原字的“影子字”, 把不带点的原字称为“本字”。这一命名既不确切, 又令人费解, 尚未被学界采纳。因此, 本文将采用“带点与不带点”这个名称, 把带点的字的“点”称为“附加符号”。令人迷惑不解的是, 这些带点的原字常与不带点的原字一同出现于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 而且也有交替使用的现象。二者之间在音义方面究竟有何内在联系? 过去, 曾不少学者对此进行过研究, 提出了种种设想。但至今仍无使人满意的答案。笔者结合近期释读成果和新出土的资料, 对“带点与不带点”的字进行研究, 发现前人所提出的诸多设想, 尚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因此有必要对各家之说进行一次梳理, 从新的视角从新思考。

二、带点的原字研究概况

1977年契丹文字研究小组提出“…带有某种附加符号和不带有某种附加符号(例如带点和不带点)的原字, 在发音上(甚至在区别语义上)必定还有一些尚未被我们完全掌握的规律…”^[1]。后来, 有些学者为了找到其发音上的“规律”提出了设想: 有人提出“契丹小字数词中不带点的本字表示的是个位数, 带点的‘影子字’表示的是相应的十位数”^[2]。这种“十位数说”的观点没有得到学界的赞同, 因为业已发现的契丹小字资料中已有专门表示十位数的契丹字, 而且也是以单体原字的形式出现的。如: **𐰺** (十)、**𐰽** (二十)、**𐰾** (三十)、**𐰿** (四十)、**𐱀** (五十)、**𐱁** (六十)等。按照“十位数说”, 这些表示“十位数”的原字不应该同“带点字”数词并存, 可是已见资料中二者并存的现象屡见不鲜。“十位数说”的作者, 在后来的研究中发觉自己研究结论不确, 便进行了修正, 写道:“后来, 进一步研究看出了破绽……经过一番周折, 方认识‘影子字’原来就是共数词”^[3]。可是这个结论好像还是有问题。根据蒙古语等语言的情况来看, 共数词不能修饰其后面的名词。但是契丹小字中**𐰾**

𐰾 (六汗)、**𐰿** (八圣)等短语中的带点的字明显处在定语的位置。

有的学者据以上情况, 推断“共数词说”不能成立。并且他的有关蒙古语族语言词汇的

文章中认为：“契丹文里一数二形，不造二字而仅在一字上加缀附加符号以示区别，反应的很可能就是被令人称之为‘不稳定n’或‘秘密n’的现象”^[4]。蒙古语中的‘不稳定n’或‘秘密n’是蒙古语研究中的难点之一。对这个‘不稳定n’或‘秘密n’有过许多解释，可以说是议论纷纭而莫衷一是。带点的字与“秘密n”联系起来进行思考，是一项富有创造力的设想。可是这个设想还是没有得到学术界的公认。提倡“秘密n说”的作者在后来撰写的文章中提出了与此完全不同的看法。说：“分析了出现在契丹小字碑刻资料中的全部数词‘影子字’，发现它与书写形式上的礼仪或情态要求有关。主要表示对限定对象的某种敬意。也可表示对限定对象数量上的某种强调。其词汇意义完全相同于不带点的本字。在语法关系上也与共数无关。属于基数，只是兼具概括复指的功能而已。这种概括复指的功能，也正是阿尔泰语系许多语言的基数词所共有的”^[5]。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带点的字的含义，但是同诸多用例结合观察，带点的字在词汇意义上完全相同于不带点的字的观点是可以成立的。可是，“表示对限定对象的敬意或对限定对象的数量上的强调”的说法亦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例如在后来发现的契丹小字《韩迪烈墓志铭》第9行写道：丕 杰 止 亥 圣 和 丹 列 屯
命 火 出 屯

半 谷 灰 百 令 屯，意为“大王别胥二人的孩子十个男六个女四个”，按“敬意或强调说”，

这里的 亥 有敬意或强调的意义，不带点的 屯 就没有敬意和强调的意义了。在契丹小字石刻中这样的例子很多，以“敬意或强调说”解释还是有些牵强附会之感。

契丹小字中除了表示基数词的带点字，还有一部分原字似乎也可以看作带有附加符号的原字。对这些原字的音义也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人研究表示天干的 山、山，得出了如下结论：1) 契丹字是借用汉字（或用其形、或用其变形）而训读以契丹语。如汉字“山”读以契丹语“讷都”（山）；2) 契丹语中表示一个概念可能有几个语词，因此一个汉字可能有几种训读。例如汉字“山”可以训读为“讷都”，也可以训读为“塔格”；3) 这样一来，一个汉字借用为契丹字以后，可能有一个以上的音值。例如汉字“山”的音值有“讷都”、“塔格”等等；4) 为了区别一个汉字的不同音值，契丹字的创制者即采用区别符号。例如以“山”表示“讷都”的音值，以“山”表示“塔格”的音值；5) 一个汉字借用为契丹字以后，可以根据同音假借的原则用于表示其他意义。例如契丹字“山”（音讷都）表示土的意义（因为契丹语中“土”的语音为“讷都”），契丹字“山”（音塔格）表示“上、主”、“弟”的意义（因为契丹语中“上、主”、“弟”等的语音为“塔格”^[6]；对于以上结论，

有的学者指出契丹小字中并没有“训读法”，契丹语中“戊己”和“金”的读音相同，因而用 山、山 标记之，并且指责说“训读说”的作者篡改《郎君行记》中的 山 是不科学的^[7]。

此外，“训读说”的作者说借用汉字而训读契丹语。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契丹小字是以汉字为蓝本被创造的文字。应该说是被再创制的文字，它与借用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日本人一开始借用汉字记录了自己的语言，后来为了更好地适应本民族的语言对借用的汉字进行简化，创造了一种字母叫假名，把原来的汉字称为真名。后来又创造了片假名。汉字、假名、片假名一直混用至今。借用的汉字有训读、音读两种读音，而经过再创造的平假名、片假名却没有训读、音读的现象。契丹小字原字与日文中被借用的汉字（真名）完全不同，它也是

经过再创造的文字。因此，它不可能有训读、音读两种读法或两种训读法的可能。比起日文，契丹小字的简化程度可能不如日文假名。日本人、契丹人、党项人虽然都对汉字进行改革创造了自己的文字。但是选择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党项族对汉字增加了笔画，追求在形体上更加复杂化，契丹人和日本人却选择了简化的道路。而且其简化的程度也不一样，比起契丹人，日本人把汉字更加简化，并且与简化以前的汉字混用，而契丹人的简化虽然没有达到日本人的程度，但避免与简化以前的汉字并行。三个民族各具特色，创造了自己不同的文字体系。这样看来，“训读说”的作者所提出的一个汉字有两种读法的观点是不可取的。被借用的汉字（即契丹原字）标记同义异音的说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对“训读说”持有否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山**和**山**在音义上没有差别。说契丹小字中有些原字加点后于音于义仍和不加点的相同，举出了：**𠂔**和**𠂔**、**𠂔**和**𠂔**、**𠂔**和**𠂔**、**山**和**山**等例^[8]。

这个观点虽然有**𠂔**和**𠂔**、**𠂔**和**𠂔**、**𠂔**和**𠂔**的佐证，则很难令人信服的。目前我们所利用的契丹小字资料，绝大多数都是在坚硬的石头上撰刻而成的。如果加点与不加点的字在音义上完全相同的前提下，不说造刻时的不便，文字创造者何劳创造一个毫无意义的附加符号呢？创造契丹小字者想到了“简化”，不能不想到新创造的文字简便易学。创造一个毫无意义的附加符号，不论对文字的通行还是传承都会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所以，附加符号不表示音义的说法是行不通的。此外，据笔者观察，**𠂔**和**𠂔**音义相同的观点也是有问题的。通览20余件契丹小字石刻，发现**𠂔**仅见一次，而且出现在《仁懿皇后哀册》，其他资料中从不看到使用带点的**𠂔**的例子。因为《仁懿皇后哀册》的抄本出自外行人之手，原石仍埋于地下，所以在新资料中发现**𠂔**的用例之前，还不能把**𠂔**和**𠂔**列入的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的研究范围，契丹小字原字中可能不存在带点的原字**𠂔**。关于**𠂔**和**𠂔**以及**𠂔**和**𠂔**下面将详细讨论。

对“训读说”及“**山**和**山**”表示五行之“土”持有否定态度的还有一位学者在他的专著中详细探讨了**山**和**山**二字的关系。说：“确信契丹语谓黄曰裊罗个之后，便可拟读表记天干之己的**山**了。**山**字当读[niɔlɔg]，须解其义为黄。……验之于契丹字，则见**山**有一‘影子字’**山**。契丹语黄与金同源，称为相近，则其字亦必相似。**山**义既然是黄，**山**义须推为金。根据‘女古’，参考裊罗个，当读**山**字为[niɔlks]。从认识进程说，人类先认识颜色，后认识金属。从制字过程说，自当先制造无符号之**山**字，后造有符号之**山**字。若与黄、金相系，自必以**山**记黄，以**山**记金。这完全揭示了**山山**二字形音义之间的内在联系”^[9]。至于于义为“大金国之”的**又山** **九和安**之**山**为何不带，他说是因为《郎君行记》的凿刻者误刻所致。如果

笔者对原文理解无误，该文对带点与不带点的字的设想可概括为“近音近义词说”。事实证明这个结论可能还是有点问题。“近音近义词说”的作者认为山和𡵓二字一个表示黄、一个表示金，如果这个推测不误，翻译“金”时，《郎君行记》首行应该出现带点的山，而事实却完全相反，偏偏出现的是不带点的山。这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山表示“黄”，𡵓表示“金”的观点是不可取的。但先生认为是这是误刻的缘故。其实，带点的字山也表示天干。

如《博州防御使墓志》第24行有：𡵓 𡵓 艾 山 又化 𡵓 𡵓 丁 至 𡵓 𡵓 𡵓 𡵓 𡵓 可译为“年四月戊午朔廿八乙酉日”。与拓片核对这里的山 右侧有附加符号是毫无疑问的。它与山一样也是表记天干的。由此可以推断，不带点的山表示黄，带点的山 表示“金”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

“近音近义词说”的作者还讨论了𡵓与𡵓二字的音读问题，得出了与山和𡵓的音读大致相同的观点，说“正因为𡵓𡵓二字形音相近，以相关联，才于没有严格的规范的情况下发生混用现象。《戈也昆墓志》以𡵓记庚，若非音近通假，便是形似之误”^[10]。笔者认为，𡵓亦表示“庚”恰好说明了“近音近义词说”不当的事实。

此外，契丹小字石刻中艾和𡵓并存，原字艾之右侧的点，可能也是附加符号。“近音近义词说”的作者认为艾的文义为月，既是天体之月，又是时间单位之月。这属契丹语基本词汇中的词，不可能是汉语借词。据《辽史·礼志》之“讨赛咿呢一讨，五；赛咿呢月也”，拟读艾为[ser]、[sar]。至于艾和𡵓的关系，认为不加点的字可以单用，表记契丹语之月[ser]，加点的字没有这种用法。当初造字之时，不加点的字只记[ser]一音，而不标记他音。从与[ser]对应之汉语月之读音联想，又造一有符号之字，用以表示[iue]^[11]。

这里试图利用民族语词及借词的关系来揭开有符号之字之谜。认为艾为契丹本民族语词，这很有说服力。不过，依笔者观察，艾和𡵓除了在汉语借词中交替使用，而且民族语词中也可以混用。如：

如：𡵓 艾 (《萧仲恭墓志》第8、34、39行)，𡵓 艾 (《萧仲恭墓志》第41行)，𡵓 艾 (《宋魏国妃墓志》第18行)，看来，艾读[ser]、艾读[iue]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斟酌。“本民族语与借词说”还不能解通有符号之字。

该文的作者把𡵓看作𡵓的带点的字，并且对二者的音义发表了如下看法：𡵓读[gui]，𡵓读[ui]，𡵓由𡵓转制，𡵓下之点可能示意只读𡵓字之韵而弃其声。因而卫尉多作𡵓。偶

尔作**火**当因形近而误。而缀写水内尉国等等，则**火**均可，均依反切法行事，无所正误。

当作名词或动词单用者，均书作**火**，而不作**火**。……如果这个推测不错，那么，**火**果否同音同义之谜，亦可释开^[12]。

这里试图用反切法的理论来解读有符号之字。对于反切法契丹学界有不同的认识。一部分学者总是把契丹小字创制时反切法所起的作用无限制地发挥在拼读词语当中，甚至当作解读书的一个手段。对此有的学者提出：“过去研究小组的论著中用过‘契丹小字在汉语反切知识的启发下…创制出来的…’等语。契丹小字是否受过反切法的影响可以探讨，但是如果把上述说法理解为契丹小字的拼写法是一种反切法的拼写法，那就成问题。这样的理解肯定是错误的。……反切法是在没有音素文字的协助标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用的一种注音方法。这种方法只能在工具书上使用，而不可能在正式文字上使用”^[13]。这个说法很有说服力，把带点的字和不带点的字用反切法来解释是不合理的。此外，**火**、**火**的大量的混用现象说明，“反切法说”不可信从。

有的学者对**火**与**火**进行研究认为：契丹原字“**火**”、“**火**”并非同音字，“**火**”[uŋ]基本上只用来音译汉字，而“**火**”（读[t]）则从不用来音译汉字。这说明原字加一点，读音和用法未必仍相同^[14]。察看诸多用例，**火**从不用来音译汉字的说法似乎没有问题。不过，**火**也可以用来音译拼写契丹语。如：《耶律宗教墓志》第22行表示人名“控骨里”的**火**。

此外还有**火**与**火**二字同时出现在一个合成字的例子。如：《耶律宗教墓志》第21行的表示“崇骨德”的契丹字**火**。因此，**火**与**火**二字发音相近的可能性不大。但是我们还不能确定带点与不带点的字是本民族语词与汉语借词的对立关系。表记简单基数词的带点的字，其附加符号“点”都居于右侧，没有居于下边的，**火**是否**火**的带点的字还不清楚。再说还有一个原字与**火**的字形极其相似下边多一个点。如**火**。这个字却与**火**字一样也可以拼写汉语借词，可看作**火**的带点的字。例如：行**火**（都统）；今**火** **火** **火** **火** **火**（宋魏国妃之）；

该文的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出**火**和**火**的差别，说**火**一般用于第一原字位置。**火**和**火**二字也不同，**火**常用于拼写汉语借词，从不出现于第一位置，而**火**从不见用来音译汉语借词，都出现于第一位置^[15]。与前文结合观察，带点与不带点的字的区别不在于契丹本民族语词和汉语借词的区别。有的见于汉语借词有的字见于本民族语词的情况，恰好反映了二者在读音方面不同的事实。有的字不见于汉语借词或本民族语词，其原因可能在于契丹小字墓志哀册的内容及格式。

持带点与不带点的字音义完全相同的学者还举出了**火** **火**交替使用的实例^[16]。**火**和

契丹语静词中似乎存在“数”的语法范畴、“格”的语法范畴。但是观察“带点字”的使用情况，可能不属于“数”、“格”的语法范畴。据笔者的最近研究，契丹语中存在“性”的语法范畴。如契丹小字表示女孩子的排行时：一般用 $\begin{smallmatrix} \text{又} \\ \text{夫} \end{smallmatrix}$ (第一)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第二)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第三) ...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化}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第四) ...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东} \\ \text{及} \\ \text{内} \end{smallmatrix}$ (第五)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第六) (《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

第 11—12 行) 等序数词，表示男性排行用 $\begin{smallmatrix} \text{又}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第一)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第二)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第三) ...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化}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第四) ... $\begin{smallmatrix} \text{令} \\ \text{东} \\ \text{及} \\ \text{扎} \end{smallmatrix}$ (第五)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第六)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第八) (《海棠山墓志残石》第

4 行) 等序数词。归纳起来说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以及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等附加成分一般用于修饰女性， $\begin{smallmatrix} \text{余}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以及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等附加成分一般用于修饰男性。 $\begin{smallmatrix} \text{夫}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对立，分别修饰女性与男性^[17]。由此看来，契丹人的语言中确实存在“性”语法范畴。我们回过头来

再看看前文提及的《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第 13 行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男孩子三个)

和 14 行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女孩子三个)，限定男孩子数量“三”使用了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限定

女孩子数量“三”使用了不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可以推测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和不带点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的对立原来也同表

示排行的序数词一样，也是男性女性的对立，即“带点的字”与“不带点的字”的区别在于修饰限定“男性”还是“女性”的区别。修饰限定男性使用“带点的原字”，女性时则使用不带点的“原字”。为了证实这个推测的不误，笔者检索了 20 余件契丹小字原始资料中出现的“带点的字”，考查结果完全吻合以上推测，没有遇到有悖于“性”范畴规则的用例。由于篇幅关系，这里不好一一列出，《契丹小字研究》中所收 9 篇资料中出现的 21 个“带点字”的使用情况，陈乃雄先生在《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探》一文中进行过整理归纳，现在看来，“带点字”的使用情况与本文观点没有矛盾。下面从后来发现的资料举出几个代表性的

例子。如：《耶律奴墓志》第 26—27 行：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其汉译为“男孩子二大者国隐...小者帝德...女孩子

二个长者口小者特每”，其中除最后二字的汉译，均属石金民、于泽民二先生的解读成果^[18]。

这里限定男孩子的数量时，使用了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限定女孩子数量时则使用了不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

《宋魏国妃墓志》第 7 行：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当}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汉译为“妃之兄弟六个大者礼宾使讹里本...第二左金吾卫上将军部署司同知驸

马都尉挹不也”^[19]，往下叙述的均为男性，这里使用的依然是带点的字 $\begin{smallmatrix} \text{未} \\ \text{茶} \end{smallmatrix}$ 而不是不带点的

不带点的字之间的关系是修饰限定“男性”与“女性”自然性别上的对立。也再次证明了笔者依据序数词词尾变化推测契丹语中存在“性”的语法范畴的结论不误。笔者也认识到契丹语是“性”的语法范畴相当发达的语言。过去，中古蒙古语中是否存在“性”的语法范畴，部分学者一直持有否定态度。契丹语中存在“性”的语法范畴的事实，可以进一步证实中古蒙古语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可能性。表示基数词的带点的字与不带点的字的语法意义方面的对立，也说明契丹小字中确实存在“附加符号”——“点”。如果能够进一步证明，这个附加符号也与其他原字有联系，那么这是很有意义的发现。它对解读成对的众多的带点与不带点的原字提供一个线索。

四、天干及其语法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确定带点的原字和不带点的原字的词汇意义相同，而语法意义不同。前者修饰限定男性，后者修饰限定女性。这个语法意义的对立至少在标记“一”至“十”的原字中是能够通用的。契丹小字原字中还有一部分带点的原字，它们之间有无这种对立？

笔者认为表示天干的 **山—山** **𠂇—𠂇** 的也可能是阴性和阳性的对立。天干的语义是什么，目前占主导地位的是“五色说”。认为契丹人与蒙古人一样用五色表示天干。即实先生用丰富的历史资料和语言材料进行了论证^[26]。其结论可以概括如下：

项目 契丹字	读音	语义	天干	参考的语 言或文献	产生不同写 法的原因
𠂇 𠂇 𠂇 𠂇	[Siauk'æ]	蓝色	甲乙	《女真译语》之 “出卫”一翠 满洲语之“黄” [Suwajan]	1. 反切法没有 固定用字。 2. 没有正字法 的约束。
	[Siauk'æ]	蓝色	甲乙		
𠂇 𠂇	[liauai]	红色	丙丁	《说郛·重编燕 北录》之“掠胡”	没有严格规范 的表现。
	[liauuæ]	红色	丙丁		
山 山	[niɔlɔg]	黄色	戊己	《契丹国志》潢 河曰“袅罗个没 里”。	标记一音多义， 大金国的“金” 不记山而记 山的原因是误 刻的缘故
	[niɔlkɔ]	金	戊己		
𠂇 𠂇	[tʃ'aKa]	白色	庚辛	《后汉书·鲜卑 传》之“弹汗山” 认为指“白山”	由于没有规范 而产生的混用 现象
	[tʃ'aKag]	银	庚辛		
𠂇 𠂇	jɔu:	黑色	壬癸	《梦溪笔谈》之 “姚家族”之 “姚”一黑	
	jɔu	黑色	壬癸		

(表一，契丹语的天干)

从表格可以看出，契丹人虽然用五色表示天干，但是一色代表两个天干，而且一色有两

种写法（表示蓝的 $\frac{\text{全考}}{\text{余}}$ $\frac{\text{全央}}{\text{余}}$ 的读音相同）。这种二形一色，表示两个天干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蒙古人把五色分为阴性、阳性两种，分别表示十个天干。即蒙古人是一色二性，二性二形，表示十个天干（详见表二）^[27]。其中表示阳性的 $\frac{\text{𐰺𐰍}}{\text{𐰺𐰍}}$ [xox]（蓝）、 $\frac{\text{𐰺𐰋𐰏}}{\text{𐰺𐰋𐰏}}$ [ula:n]（红）、 $\frac{\text{𐰺𐰣}}{\text{𐰺𐰣}}$ [ʃar]（黄）、 $\frac{\text{𐰺𐰆𐰏}}{\text{𐰺𐰆𐰏}}$ [ʧaga:n]（白）、 $\frac{\text{𐰺𐰆𐰏}}{\text{𐰺𐰆𐰏}}$ [xar]（黑）等词的搭配词很多，构词功能很强，而 $\frac{\text{𐰺𐰍𐰏𐰣}}{\text{𐰺𐰍𐰏𐰣}}$ [xoxögʧin]（蓝）、 $\frac{\text{𐰺𐰋𐰏𐰣}}{\text{𐰺𐰋𐰏𐰣}}$ [ula:gtʃin]（红）、 $\frac{\text{𐰺𐰣𐰏𐰣}}{\text{𐰺𐰣𐰏𐰣}}$ [ʃarägʧin]（黄）、 $\frac{\text{𐰺𐰆𐰏𐰣}}{\text{𐰺𐰆𐰏𐰣}}$ [ʧaga:gtʃin]（白）、 $\frac{\text{𐰺𐰆𐰏𐰣}}{\text{𐰺𐰆𐰏𐰣}}$ [xarägʧin]（黑）等的搭配词很少，其构词功能远不如表示“阳性”的词语。详见下表：

项目 天干	书面蒙古语	蒙古语口语	性别	意义	搭配语
$\frac{\text{𐰺𐰍}}{\text{甲}}$	xöxe	[xox]	阳性	蓝、青	草、水
$\frac{\text{𐰺𐰍𐰏𐰣}}{\text{乙}}$	xöxegčün	[xoxögʧin]	阴性	蓝	地支
$\frac{\text{𐰺𐰋𐰏}}{\text{丙}}$	ulaɣan	[ula:n]	阳性	红、赤、朱	血
$\frac{\text{𐰺𐰋𐰏𐰣}}{\text{丁}}$	ulaɣaɣčün	[ula:gtʃin]	阴性	红	地支
$\frac{\text{𐰺𐰣}}{\text{戊}}$	Sir-a	[ʃar]	阳性	黄	金
$\frac{\text{𐰺𐰣𐰏𐰣}}{\text{己}}$	Siraɣčün	[ʃarägʧin]	阴性	黄	地支
$\frac{\text{𐰺𐰆𐰏}}{\text{庚}}$	čaɣan	[ʧaga:n]	阳性	白	银、雪
$\frac{\text{𐰺𐰆𐰏𐰣}}{\text{辛}}$	čaɣaɣčün	[ʧaga:gtʃin]	阴性	白	地支
$\frac{\text{𐰺𐰆𐰏}}{\text{壬}}$	xar-a	[xar]	阴性	黑	酒、日
$\frac{\text{𐰺𐰆𐰏𐰣}}{\text{癸}}$	xaraɣčün	[xarägʧin]	阳性	黑	地支

（表二，蒙古语的天干）

对比表一表二，契丹人和蒙古人的五色虽然读音不能相合，但契丹人以五色表示天干，而且一色二形，与蒙古人的习惯基本相同。蒙古语的天干有阴阳之别，由此可以推测，契丹人的一色二形，可能也有阴阳之别。依契丹语中表示五色的字的词尾，这种推测是可以成立的：

首先，表示天干甲乙丙丁的契丹字的附加成分与表示子女排行老大（或第一）的附加的阴阳对立相合。如： $\frac{\text{𐰺𐰣𐰏}}{\text{夫}}$ （修饰女孩子）、 $\frac{\text{𐰺𐰣𐰏}}{\text{夫}}$ （修饰男孩子），是附加成分 $\frac{\text{夫}}{\text{夫}}$ 与 $\frac{\text{余}}{\text{余}}$ 的

阴阳对立。可以推测 $\frac{\text{全考}}{\text{夫}}$ 表示甲（蓝）是阴性， $\frac{\text{全考}}{\text{余}}$ $\frac{\text{全央}}{\text{余}}$ 亦表示乙（蓝）阳性，也是

附加成分 **夫** 与 **余** 的阴阳对立。**𠂔** 的末一原字 **𠂔** 是 **夫** 的误笔。**𠂔** 见于《仁懿哀册》

第11行，是手抄本，不可靠。《耶律副署墓志》38行的单行原字 **𠂔 夫 𠂔 化**，可合拼为 **𠂔 𠂔** 义为“丙午”，《耶律智先墓志》第8行的 **𠂔 𠂔** 义为“丁亥”，因此必为 **𠂔 𠂔** 是 **𠂔 𠂔** 之误。**𠂔** 表示丙（红）阴性，**𠂔** 亦表示（红）阳性。其附加成分恰好与 **夫** 与 **余** 的阴阳对立。

其次表示壬癸的 **虫 𠂔** 与 **虫 𠂔**。据笔者观察 **𠂔** 用于女性的名字，**𠂔** 用于男性的名字。如《萧特古辞墓志》第6行的 **𠂔 𠂔 𠂔 𠂔** 表示人名“祖氏奴娘子”，《耶律奴墓志》第2行的 **𠂔 𠂔 𠂔 𠂔** 表示人名“司家奴”（男），《耶律弘用墓志》第32行的 **𠂔 𠂔 𠂔 𠂔** 表示人名“陈团奴”（男）。同一个“奴”标记女性名字用了 **𠂔** 字，而标记男性名字却用了 **𠂔**，说明在契丹语中 **𠂔 𠂔** 的读音有别，能够区别男性及女性。**虫 𠂔**、**虫 𠂔** 及其词尾 **𠂔**、**𠂔** 可能也阴阳的对立。**虫 𠂔** 表示壬（黑）阴性、**虫 𠂔** 比表示辛（黑）阳性。这与蒙古语的习惯相近。

其次，**山** 与 **山** 以及 **𠂔** 与 **𠂔** 分别为带点的字与不带点的字的对立。前文的对比研究证明带点的和不带点的字在语法意义上是阴性阳性的对立。因此 **山** 与 **山** 以及 **𠂔** 与 **𠂔** 的对立可能反映了同样语法意义的对立。与前文之观点不仅不产生矛盾，而且进一步证明了笔者的推测不误。**山** 表示戊（黄）阴性、**山** 比表示己（黄）阳性，**𠂔** 表示庚（白）阴性、**𠂔** 比表示辛（白）阳性。

也许有人对 **山** 表示阴性、**山** 表示阳性的结论，提出《郎君行记》第1行的“**𠂔 山 𠂔 𠂔 𠂔**”如何解释的问题。过去有的学者曾提出 **山** 是 **山** 的误刻的观点。现在看来，那个结论还是有问题。笔者曾对比研究表示子女排行老大的 **𠂔** 与 **𠂔 𠂔**，老小的 **𠂔 𠂔** 和 **𠂔 𠂔**，曾提出 **𠂔**、**𠂔 𠂔** 修饰限定女性表示“老大”和“老小”，**𠂔 𠂔**、**𠂔 𠂔** 修饰限定男性表示“老大”和“老小”。而且发现 **𠂔** 除了修饰女性，也修饰 **𠂔 𠂔**（国）以及 **𠂔 𠂔**（哀），而不修饰男性及 **𠂔 𠂔**（耶律）等词^[28]。《郎君行记》首行 **𠂔 山 𠂔 𠂔 𠂔 𠂔** 的 **𠂔 山**

分别表示“大”和“金”，均为阴性。修饰于义为国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九} \\ \text{安}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而不是修饰于义为皇帝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巫} \\ \text{立}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力} \end{smallmatrix}$ 。这里不可能出现修饰男性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因为契丹语中“国家”可能为阴性。国家阴性也不足为怪，在蒙古语中一般用于义为母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ᠮᠤ} \\ \text{exe} \end{smallmatrix}$ （口语[ex]）来修饰国家。如： $\begin{smallmatrix} \text{ᠮᠤ} \\ \text{ᠤᠯᠤᠰ} \end{smallmatrix}$ [ex uls]，直译为母国，按照汉语习惯译为“祖国”，而没有“父国”这样的名称。可见蒙古语中国家也是阴性。因而这里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不能认为修饰皇帝的，而是修饰国家的。弟弟是男性，契丹小字用修饰男性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又} \\ \text{及} \end{smallmatrix}$ 字来修饰，而不见修饰阴性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又} \end{smallmatrix}$ 来修饰的例子。如《宋魏国妃墓志》第17行有 $\begin{smallmatrix} \text{又} \\ \text{及}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力} \end{smallmatrix}$ 二字，义为“大弟”，可以做作证。又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巫} \\ \text{立}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begin{smallmatrix} \text{力} \end{smallmatrix}$ 与本文的观点不产生矛盾。

通过以上实例，可以了解契丹语的天干有阴阳之别。尽管如此，翻开契丹小字石刻就会发现，契丹人混用 $\begin{smallmatrix} \text{今} \\ \text{考} \\ \text{夫} \end{smallmatrix}$ 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今} \\ \text{夬}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考} \\ \text{夫} \end{smallmatrix}$ 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考}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禾与 $\begin{smallmatrix} \text{禾} \end{smallmatrix}$ 的现象（详见表三）。

从表三可以看出，表示天干的字明显地阴阳混用现象。前人根据这种现象，认为一色二形是因为契丹字不规范所致。笔者认为这种混用现象与被修饰的地支（十二属相）有关。前面已提出，《仁懿哀册》抄本第11行出现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矣} \end{smallmatrix}$ 是 $\begin{smallmatrix} \text{矣} \end{smallmatrix}$ 的误笔，所以契丹语中的地支顺理成章地与“性”语法范畴脱钩。而且通过前文的分析，契丹语的定语是阴性还是阳性取决于被修饰语的自然性别。如果被修饰语没有阴阳之别，定语应为阴性还是阳性？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阴性阳性都可以使用，但习惯上一般使用阴性。这与不带点的基数词的使用频率高的现象是一致的。换句话说，以具有阴阳之别的形容词修饰无阴阳之别的地支，因而产生了阴性阳性混用的现象。这个事实又暴露了契丹语“性”语法范畴的一个秘密，即契丹语的形容词有阴性、阳性的区别，但是没有“中性”。俄语等语言的词汇有除了有“阴性”、“阳性”还有“中性”。契丹语的形容词可能没有“中性”所以修饰地支的时候出现了阴阳交替的现象。这是使研究们产生误解的根源。

通过对比表示天干的字，笔者了解到： $\begin{smallmatrix} \text{今} \\ \text{考}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和 $\begin{smallmatrix} \text{今} \\ \text{夬} \\ \text{余} \end{smallmatrix}$ 中的原字 $\begin{smallmatrix} \text{考}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夬} \end{smallmatrix}$ 有替换现象，而且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考} \\ \text{夫} \end{smallmatrix}$ 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中} \\ \text{丙} \\ \text{夫} \end{smallmatrix}$ 中，原字 $\begin{smallmatrix} \text{考} \end{smallmatrix}$ 和 $\begin{smallmatrix} \text{丙} \end{smallmatrix}$ 也有交替出现的现象。因此， $\begin{smallmatrix} \text{考}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夬}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丙} \end{smallmatrix}$ 三个原字的读音应该相近。过去读 $\begin{smallmatrix} \text{考} \end{smallmatrix}$ 为[iau]，读 $\begin{smallmatrix} \text{夬} \end{smallmatrix}$ 为[au]， $\begin{smallmatrix} \text{丙} \end{smallmatrix}$ 为[iou]，现在看来这些拟音都比较符合实际。

表示天干的字虽然在修饰地支的时候其阴阳之别不明显，但修饰其他词语的时候，极为明显。如：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二字。在修饰皇帝的时候用阳性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字，从不使用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如 $\begin{smallmatrix} \text{天} \\ \text{山} \\ \text{主} \\ \text{王} \\ \text{木} \end{smallmatrix}$ （《萧令公墓志》第4行、《许王墓志》第5行）。过去，直译为“天金皇帝之”，但史册无证。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有无其他含义值得继续研究，从“性”语法范畴的角度说，这里用带点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来修饰皇帝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皇帝为男性，不能用修饰女性的 $\begin{smallmatrix} \text{山} \end{smallmatrix}$ 加以修饰。因为“国”在契丹语

中看作阴性，所以又山^{九安}（大金国）中用山而不用山，不产生矛盾。此外，表示男性的名字用禾字，而不用禾。如：《萧令公墓志》的撰者用带点的字禾。这些都说明带点的字表示修饰男性的结论不误。同时也证明契丹语的天干有阴阳之别。

项目 契丹字	修饰语	性别	天干	出现次数	语义
𠂔𠂔 夫	𠂔、𠂔𠂔、伏力等	阴性	甲 7次	17次	蓝色
			乙 10次		
𠂔𠂔 余	𠂔力、伏力	阳性	甲 1次	2次	
			乙 1次		
𠂔𠂔 余	伏力	阳性	甲 1次	1次	
𠂔𠂔 夫	𠂔力、𠂔𠂔等	阴性	丙 7次	11次	
			丁 4次		
𠂔𠂔 夫	伏力、	阴性	丙 1次	1次	
𠂔𠂔 余	𠂔化、伏力等	阳性	丙 2次	2次	
山	𠂔𠂔、𠂔等	阴性	戊 5次	12次	
			己 7次		
山	𠂔化	阳性	戊 1次	1次	
禾	𠂔𠂔、𠂔化等	阴性	庚 9次	14次	
			辛 5次		
禾	𠂔力 𠂔𠂔 等	阳性	庚 4次	4次	
虫𠂔	𠂔、伏力等	阴性	壬 4次	5次	
			癸 1次		
虫𠂔	𠂔化	阴性	壬 3次	3次	
虫𠂔	𠂔𠂔、𠂔𠂔等	阳性	壬 3次	3次	
虫𠂔	𠂔力	阳性	癸 1次	1次	

（表三，契丹天干的用例）

五、年号及其语法意义

除了序数词、简单数词、天干，笔者从表示年号的契丹小字中也发现了“性”语法范畴的痕迹。其附加成分和定语的使用规则，与本文提出的“性”语法范畴不谋而合。下面把迄今释读的年号按阴性阳性分类于下表：

年号	汉译	性别	年号	汉译	性别
𠄎 𠄎生 𠄎及𠄎	统和	阳性	𠄎 𠄎文 𠄎𠄎及	太平	阴性
𠄎 伏𠄎 𠄎𠄎	开泰	阳性	𠄎 𠄎和	景福	阴性
𠄎 𠄎分 𠄎𠄎及 𠄎𠄎 𠄎 米𠄎 𠄎及	重熙	阳性	𠄎 𠄎丙 𠄎	大康	阴性
𠄎 𠄎本	清宁	阳性	𠄎 𠄎分 𠄎及 𠄎 𠄎 米𠄎 𠄎及	大安	阴性
𠄎 𠄎火 𠄎 𠄎火	咸雍	阳性?	𠄎 𠄎和	寿昌	阴性
𠄎 𠄎升 𠄎及 𠄎 𠄎分 𠄎及	乾统	阳性	𠄎 𠄎 𠄎 𠄎伏 𠄎 𠄎 𠄎 𠄎伏	皇统	不详
𠄎 𠄎𠄎 𠄎𠄎	天庆	阳性	𠄎 𠄎𠄎 𠄎	天辅	阴性
𠄎 𠄎金 𠄎𠄎 𠄎 𠄎金 𠄎𠄎	天眷	阳性	𠄎 𠄎𠄎 𠄎	大定	阴性
𠄎 𠄎丙 𠄎 𠄎 𠄎丙 𠄎	天会	阳性	𠄎 𠄎 𠄎 𠄎 𠄎	保定	不详
𠄎 𠄎丙 𠄎	天德	阳性			

(表四, 表示年号的契丹字^[29])

(1) 表示统和的𠄎 𠄎生及𠄎和乾统的𠄎 𠄎升及𠄎 (或𠄎 𠄎分及𠄎), 二者词尾相同, 修饰语也相同。和表示阳性第五的𠄎 𠄎丙及𠄎字的词尾进行比较, 可视为𠄎 𠄎生及𠄎、𠄎 𠄎升及𠄎、𠄎 𠄎分及𠄎都表示阳性。修饰语𠄎可能也是阳性。比较𠄎 𠄎升及𠄎和𠄎 𠄎分及𠄎, 得知升和分的读音相近。过去, 分别拟读[ɕ]

和[u]，可以成立。

(2) 天 $\begin{matrix} \text{伏}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开泰)、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卡}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天庆)、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或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天眷)、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丙}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或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丙}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天会)，词尾都有茶，该原字在序数词中修饰阳性，因此把以上四个年号看作阳性。

此外，原字茶作动词附加成分。据清格尔泰先生研究茶是动词陈述式附加成分，过去时^[30]。

《太叔祖哀册》第5行的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卡}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前人已释出“云庆”之义，是庆云山之契丹语式说法。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的词干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常见于表示“封”的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金}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等词语中，亦

可视为动词。结合清先生的观点进一步推测，这些词组可能是主谓词组，而不像偏正词组。

再说以上四个年号的修饰语均为天，这个字据前人研究表示“天”，而且天下面不见所有格附加成分 $\begin{matrix} \text{为} \\ \text{本} \end{matrix}$ 、 $\begin{matrix} \text{雨} \\ \text{本} \end{matrix}$ 之类，因此这些年号是主谓词组的可能性很大。如果这个推测不误，我们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契丹语的主语和谓语之间也存在“性”的和谐。这个问题今后需要深入研究。

(3) 表示“重熙”和“清宁”的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分}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或 $\begin{matrix} \text{米} \\ \text{立} \\ \text{本} \end{matrix}$) 和天 $\begin{matrix} \text{冬} \\ \text{本} \end{matrix}$ 其修饰语也是天字，

可以推测 $\begin{matrix} \text{本} \\ \text{本} \end{matrix}$ 也许是表示男性的附加成分。在《仁懿哀册》第5行有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分}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主 $\begin{matrix} \text{王} \\ \text{和} \\ \text{本} \end{matrix}$ ，义

为“重熙皇帝之”，从“性”语法范畴的角度说，这里的天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分} \\ \text{尺} \end{matrix} \text{茶}$ 修饰男性，因此 $\begin{matrix} \text{本} \\ \text{本} \end{matrix}$ 表示男

性的可能性很大。《耶律智先墓志》第13行有 $\begin{matrix} \text{冬} \\ \text{本} \end{matrix}$ $\begin{matrix} \text{兀} \\ \text{去} \\ \text{本} \end{matrix}$ ，为“阿撒里郎君”之义，可作

$\begin{matrix} \text{本} \\ \text{本} \end{matrix}$ 表示男性的佐证。

(4) 于义为大安的又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升} \\ \text{尺} \end{matrix} \text{雨}$ ($\begin{matrix} \text{米} \\ \text{尺} \\ \text{雨} \end{matrix}$) 的修饰语是又，附加成分为 $\begin{matrix} \text{及} \\ \text{雨} \end{matrix}$ 或 $\begin{matrix} \text{雨} \\ \text{雨} \end{matrix}$ ，和

表示阴性序数词第五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雨} \\ \text{尺} \end{matrix}$ 的附加成分 $\begin{matrix} \text{及} \\ \text{雨} \end{matrix}$ 或 $\begin{matrix} \text{雨} \\ \text{雨} \end{matrix}$ 恰好吻合。因此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升} \\ \text{尺} \end{matrix} \text{雨}$ 为阴性是能够肯定

的。而且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升} \\ \text{尺} \end{matrix} \text{雨}$ 字的修饰语是又 (大)， $\begin{matrix} \text{及} \\ \text{雨} \end{matrix}$ 或 $\begin{matrix} \text{雨} \\ \text{雨} \end{matrix}$ 不见充当动词附加成分的用例。因而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 $\frac{\text{牟}}{\text{升}}\frac{\text{分}}{\text{反}}$ 可能是名词。这个结论还告诉我们契丹语中除了数词、形容词、动词，名词也有阴性阳性的差异。

(5) 表示“大定”的 $\frac{\text{无}}{\text{当}}\frac{\text{峇}}{\text{当}}$ ，其修饰语和附加成分为 $\frac{\text{无}}{\text{当}}$ 和 $\frac{\text{峇}}{\text{当}}$ ，根据前文的均为阴性，据此， $\frac{\text{无}}{\text{当}}$ 也是阴性。

(6) $\frac{\text{又}}{\text{牟}}\frac{\text{牟}}{\text{和}}$ 表示寿昌，根据修饰语， $\frac{\text{牟}}{\text{和}}$ 可能是阴性，可是用 $\frac{\text{牟}}{\text{和}}$ 来修饰，表示的是景福，如此看来 $\frac{\text{牟}}{\text{和}}$ 可能也表示阴性的形容词。这个字还见于表示天长地久的 $\frac{\text{天}}{\text{保}}\frac{\text{穴}}{\text{秀}}\frac{\text{康}}{\text{康}}$ 中。由此可以推测，在契丹语中“天”为男性，“地”为女性。在蒙古语中也有 $\frac{\text{天}}{\text{天}}\frac{\text{地}}{\text{地}}$ *ečige tengri*（父天），汉语一般说“老天爷”，但蒙古语叫“老天父”。地的修饰则用“母”，不是“父”。如： $\frac{\text{天}}{\text{天}}\frac{\text{地}}{\text{地}}$ *exe yajar*（母地），相当于汉语的“大地母亲”，在这方面契丹语和蒙古语也有相似之处。由此可以进一步推测于义为“长”的 $\frac{\text{保}}{\text{秀}}$ 可能是阳性。此外，原字 $\frac{\text{秀}}{\text{秀}}$ 常见于表示女性的名字中，如： $\frac{\text{几}}{\text{火}}\frac{\text{几}}{\text{秀}}\frac{\text{尔}}{\text{火}}$ （贵哥娘子）， $\frac{\text{令}}{\text{丙}}\frac{\text{几}}{\text{秀}}\frac{\text{尔}}{\text{火}}$ （得哥娘子）（《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第11-12行）等， $\frac{\text{秀}}{\text{秀}}$ 和 $\frac{\text{秀}}{\text{秀}}$ 读音相同，所以 $\frac{\text{秀}}{\text{秀}}$ 和 $\frac{\text{秀}}{\text{秀}}$ 也可能是用来表示女性的附加成分。

此外表示咸雍的 $\frac{\text{天}}{\text{令}}\frac{\text{火}}{\text{火}}$ （ $\frac{\text{天}}{\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似乎是表示阳性，表示大定 $\frac{\text{无}}{\text{出}}\frac{\text{无}}{\text{出}}$ ，似乎表示阴性。此外， $\frac{\text{天}}{\text{丙}}\frac{\text{丙}}{\text{丙}}$ （或 $\frac{\text{天}}{\text{丙}}\frac{\text{丙}}{\text{丙}}$ ），以 $\frac{\text{天}}{\text{丙}}$ 修饰表示“天德”，以 $\frac{\text{无}}{\text{丙}}$ 修饰表示大康， $\frac{\text{天}}{\text{丙}}\frac{\text{丙}}{\text{丙}}$ （或 $\frac{\text{天}}{\text{丙}}\frac{\text{丙}}{\text{丙}}$ ）阴性还是阳性，不好确定。表示皇统的 $\frac{\text{令}}{\text{止}}\frac{\text{止}}{\text{止}}$ （ $\frac{\text{天}}{\text{止}}\frac{\text{止}}{\text{止}}$ ） $\frac{\text{天}}{\text{中}}\frac{\text{中}}{\text{伏}}$ 和表示保宁的 $\frac{\text{令}}{\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frac{\text{无}}{\text{出}}\frac{\text{出}}{\text{出}}$ 由于修饰语和附加成分的性别均不清楚，不能确定其性别。表示年号的契丹字中唯一

与本文的观点产生矛盾的是表示太平的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据其修饰语，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的附加成分应为表示阴性的 $\frac{\text{火}}{\text{火}}$ ，这里却出现了表示阳性的 $\frac{\text{无}}{\text{火}}$ ，刘凤翥先生没有注明出处。笔者从《耶律副署墓志》第8行找到了带有阴性不加成分 $\frac{\text{火}}{\text{火}}$ 的于义为年号“太平”的契丹字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字迹清晰。

说明契丹小字中确实存在表示阴性的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字。还有《耶律智先墓志》第4-5行有： $\frac{\text{天}}{\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frac{\text{天}}{\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首二字为“太尉”，前人已释出。笔者推测第三字 $\frac{\text{天}}{\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可能小名之义，其词

干可读[bag]，与蒙古语的“小”相当， $\frac{\text{无}}{\text{火}}\frac{\text{火}}{\text{火}}$ 为“太平”之义。汉志有：“初，别胥行帐次

于野，地涌之水，既诞车下，报有泉涌出，味极甘美。不日视之，目有重童。父宰相异之，因字太平奴”的记载。这里的 **𠂔** 与表示年号太平的 **𠂔** 只差一字，意义应该相同。因

此 **𠂔** 确实是耶律智先的小名“太平奴”。这里因为男性的名字使用了 **𠂔**，却不用 **𠂔**。这

再次证明了年号有阴性阳性的事实，而且也进一步证实了 **𠂔** 和 **𠂔** 阴阳对立的问题。《耶律

智先墓志》第8行也有表示太平的 **𠂔** **𠂔**，我没有拓片，其最后一个原字是否 **𠂔**，不得而知。

六、对附加符号读音的思考

通过上述分析，已经了解到契丹小字中表示自“一”到“十”的带点的字的语法意义为修饰限定男性，表示“黄（戊）”和“白（庚）”等带点字的语法意义为“阳性”。在性别上，表示数词和颜色的带点字没有产生矛盾。而且从带点的引出的阴性阳附加成分在表示年号字中都得到了印证。那么，在发音方面带点与不带点的字是否相同，二者的读音有什么区别？这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既然二者在语法意义上有了区别，这个区别在字形方面表现得如此清晰，二者在读音上不能没有区别。契丹小字的创造者，因二者的发音不同，为了清楚地反映其语音上的差别，才想出了以附加符号加以区别的方法。如果语音方面没有什么差别，就没有必要创造加点的字了。100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研究契丹小字时利用“语法范畴”之类的语法规则来分析、归纳其语法特征。当初契丹人的语言学理论的发达程度，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可以推测契丹小字的创制者是根据读音，每碰到一个不同的音节创造一个原字的可能性很大。而且只是根据读音，可能没有考虑其他“语法意义”等因素。因而只顾发音来创造的有符号之字，在读音方面必定与无符号之字之间有所细小的差别。而且可以进一步推测，这个差别应该是有规律的。如果毫无规律，为什么表记从“一”到“十”的契丹字的右侧一律采用加一个附加符号“点”来区分“男性”和“女性”呢？表示颜色带点的字阳性，表示简单数词的带点的字也是阳性，说明附加符号点的“阳性”意义是普遍存在的。如果无规则地加“点”，即这个原字上加的“点”和那个原字上加的“点”各自表示，不同的读音，那么这种文字会给实际交流带来许多障碍。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系统，系统性是文字在人类社会上赖以生存的根本之一。据历史记载，契丹小字被创制到废止，大约度过了260余年的岁月，跨越了辽、金两个朝代，满足了几代人的文字交流需求。倘若契丹小字在系统性方面过于松散，正字法很不严密，具有近500个字母的文字怎么会能沿用那么长的时间呢？掌握500个原字及拼写法也得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虽然契丹小字是一种初级阶段的拼音文字，但是其系统性及正字法应该成熟到了一定程度。不然的话，几代人继承和沿用是不可思议的。只是我们从中发现的语音、语法规律太少，随着契丹小字研究的不断深入，规律的不断积累，我们也许能归纳比较科学的原字总表。我们比较造刻年代最早的《耶律宗教墓志》（1053）和最晚的《博州防御使墓志》（1170），在正字法方面，也看不出什么明显的差别，从造刻年代比较晚的资料中也找不到明显的误刻或违反传统拼写法的痕迹。由此可以设想，当初契丹人也许制定过比较简便易学的字母总表。因此，揭开其中的许多奥秘之前，最好不要下契丹小字正字法松散等结论。

再说带点和不带点之间的语音差别不会太大，假如二者之的读音过于悬殊，契丹人不会采用原有原字上加的方式表记那个读音，很有可能干脆放弃这个加点的方法，创造新的原字。正因为有规律且不值得创造新原字的情况下，契丹小字的创制者，才采用了原字加点的办法。这不能不说是文字学方面的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问题。因为这些数词属于契丹本民族语词，比起从汉语借词中寻求规律也许更妥当一些。况且，学术界对数词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

契丹小字石刻中常见表示年月日、年龄的数词，因而表示基数词的契丹字很早就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早期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们用契汉对比的办法，已经确定了从“一”至“十”的简单数词的字义。如：**𠂔**（一）、**𠂔**（二）、**𠂔**（三）、**𠂔**（四）、**𠂔**（五）、**𠂔**（六）、**𠂔**（七）、**𠂔**（八）、**𠂔**（九）、**𠂔**（十）。其中，于义为“五”的契丹字**𠂔**的读音，因《辽史·礼志》有“五月重五日……国语谓是日为讨赛啣呢。‘讨’，五；‘赛啣呢’，月也”的记载，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已为**𠂔**拟了[t'au]的音。又据《辽史·营卫志》记载之“赤是得本为孝”为**𠂔**（九）

拟了[is]的音，这一拟音，在解读**𠂔** **𠂔**（孝）一词中已经得到验证。但是，其余八个简单数

词的音值是什么，部分学者对此进行过专门研究。如1950年代日本的爱宕松男先生简化蒙古语的简单数词的办法构拟了契丹数词的读音。由于任意性太大，研究方法不当，没有得到学界的赞同。1980年代，即实先生利用字源研究以及与满语、蒙古语、达斡尔语比较等办法拟读了契丹数词，但是缺乏更可靠的证据，仍无得到学界的普遍赞同。1991年在辽宁省阜新县出土了《海棠山墓志》。这方墓志虽然破损严重，但对契丹数词的正确解读起到了重要作用。刘凤翥先生把墓志中出现的表示子女排行“第一”至“第八”（？）的序数词为基础，采用切掉序数词词尾的办法，探索过契丹基数词的读音。如：**𠂔**读“m(?)”、**𠂔**读“c[r]”或“ch[r]”、**𠂔**读“he[r]”、**𠂔**读“de[ri]”。并且说“这进一步证明以蒙古语为基础为契丹语‘一’、‘二’拟音的中外学者的诸说一概都是不能成立的臆测……（**𠂔**）的读音与蒙古语和女真语中‘七’的读音不同是可以肯定的”^[33]。1997年清格尔泰先生对契丹小字数词进行综合研究，构拟了**𠂔**、**𠂔**、**𠂔**、**𠂔**、**𠂔**、**𠂔**的音值。该研究既有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理论指导，也有序数词词干的依据，所以，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为了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把迄今研究契丹数词的主要研究人员及其研究结论列于下表（详见表五）。可以看出，契丹语的简单数词除了“一”的读音，其余的**𠂔**（二）、**𠂔**（三）、**𠂔**（四）、**𠂔**（五）、**𠂔**（七）、**𠂔**（九）的读音都与蒙古语相近。

如前所述，契丹小字的简单数词可能有阴性阳性两类。不带点的基数词用来修饰限定女性，可以看作阴性数词，带点的基数词则主要用来修饰限定男性，可以看作阳性数词。契丹小字的序数词也与基数词一样，也有阴阳之别。附有余、欠、𠂔、𠂔 附加成分的序数词是阳性序数词，主要是用来修饰限定男性。附有𠂔、𠂔、𠂔 等附加成分的则是阴性，用来修饰限定女性。比起阳性，阴性基数词具有使用范围广，频率高等特点。为了对比研究基数词及序数词，笔者搜集了所有已释读契丹序数词，根据阴阳进行分类，一同列于表六：

学者 契丹字	爱宕松男 ^[34]		即实 ^[35]		清格尔泰 ^[36]	
	拟音	据蒙古 语数词	拟音	依据	拟音	依据
毛	nen	nigen	[ɔmu]	字源“毛” 毛令 = 住金 九 = 令九 满语“一”读[əmu]	mas	序数词 又冬 余 的词 干又冬
圣	hya	hoyar	[k'oir]	字源“圣” 蒙、达语[xɔjir]	tʃur	序数词 圣化 茶 的词 干圣化
包	gan	gurban	[kurpu]	字源“勾匕” 蒙、达语[kurpa]	γur	序数词 列化 茶 的词 干列化
毛	den	dürben	[turpu]	字源“ ” 达语[turpu]	dur	序数词 令化 与 的词 干令化
无			[t'awɔ]	《辽史》“讨，五”	t'aw	序数词 令亦 及 扎 的词 干令亦
灰	ji	jirgugan	[tʃirkɔ]	字源“灰” 蒙、达[tʃirkɔka]	nir	女真语“十六”读 nixun
屏	doa	dologan	[tɔɔ]	字源“屠” 蒙、达语[tɔɔka]	dol	序数词 尔丹 茶 的词 干尔丹
歪	nman	naiman	[naimu]	字源“乃土” 蒙、达语[naima]		
禾	yi	yisun	[isu]	北方诸民族语言 之数词无单音节		
仑	aa	araban	[xarpa]	古蒙古语[xarpa]		

(表五, 契丹数词研究的主要结论)

从上表六可以看到契丹语数词分阴性阳性的基本情况。与蒙古语比较, 契丹语的序数词的词尾可能比较繁多。

(1) 表示第一的有 又冬 又冬 又发 又公 又火 余 欠 欠 夫 夫 等字。与这些词交替使用的还有又、又及 等。这里的 又发 和 又火 都是新发现的字。其中的 又发 见于《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第 10 行, 字迹清楚。又火 见于《韩敌烈墓志》第 18 行, 其第二原字的形体与原字 火

词汇意义 性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阳性基数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阳性序数	𠂑 𠂒 𠂓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𠂞 𠂟 𠂠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𠂫 𠂬 𠂭 𠂮	𠂯 𠂰 𠂱 𠂲	𠂳 𠂴	
阴性基数	𠂇	𠂈	𠂉	𠂊	𠂋	𠂌	𠂍	𠂎	𠂏	𠂐
阴性序数	𠂑 𠂒 𠂓 𠂔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𠂡 𠂢 𠂣 𠂤	𠂥 𠂦 𠂧 𠂨	𠂩 𠂪				

(表六, 简单数词和序数词性别对照表)

稍有不同, 其他墓志中也未曾见过, 因此这次不考虑 ^𠂕 夫 的音读问题。这样与“第一”有

关的契丹字有 ^𠂑 余 ^𠂒 欠 ^𠂕 夫 ^𠂇 夫 ^𠂈 夫 等六字。看附加成分及使用情况, 得知

^𠂑 余 ^𠂒 欠 ^𠂕 夫 ^𠂇 夫 是阳性, ^𠂇 夫 又是阴性。其中 ^𠂇 夫 和 ^𠂈 夫 还有表示“大”的意义。

如: ^𠂇 夫 山 ^𠂈 夫 (大金国之), ^𠂇 夫 关 ^𠂈 夫 (大号), ^𠂕 夫 ^𠂕 夫 ^𠂕 夫 (大耶律之), ^𠂇 夫 ^𠂈 夫 ^𠂇 夫 ^𠂈 夫

(大孝)。那么理所当然地涉及 ^𠂑 余 ^𠂒 欠 ^𠂕 夫 ^𠂇 夫 的语义是“大”还是“第一”的问

题。过去, 学者们认为 ^𠂑 余 ^𠂒 欠 ^𠂇 夫 表示“第一”, 但是参考蒙古语的习惯, 长子一般

叫 ^{ᠮᠠᠭᠤᠨ} ^{ᠬᠤᠰᠤᠨ} [ʊ:gǎn xu:] 或 ^{ᠮᠠᠭᠤᠨ} ^{ᠬᠤᠰᠤᠨ} [ix xu:] (大儿子), 而不说 ^{ᠨᠠᠭᠳᠤᠭᠠᠷ} ^{ᠬᠤᠰᠤᠨ} ^{ᠬᠤᠰᠤᠨ}

[nəgdugə:r xu:] (第一个儿子), 长女一般叫 ^{ᠮᠠᠭᠤᠨ} ^{ᠬᠤᠰᠤᠨ} [ʊ:gǎn æxin] 或 ^{ᠮᠠᠭᠤᠨ} ^{ᠬᠤᠰᠤᠨ}

[ix æxin] (大女儿), 而不说 ^{ᠨᠠᠭᠳᠤᠭᠠᠷ} ^{ᠬᠤᠰᠤᠨ} [nəgdugə:r æxin] (第一个女儿)。大儿子、大

女儿与第一个儿子、第一个女儿基本意义相同, 但是如果表示“大”, ^𠂑 余 ^𠂒 欠 ^𠂕 夫 ^𠂇 夫

等都属于形容词, 余、欠、夫将成为形容词词尾, 与序数词词尾无瓜葛。由于篇幅关系这

里不讨论 ^𠂑 余 ^𠂒 欠 ^𠂕 夫 ^𠂇 夫 表示“大”的问题暂不讨论。

如果 $\begin{matrix} \text{又冬} & \text{又冬} & \text{又发} & \text{又公} \\ \text{余} & \text{欠} & \text{欠} & \text{夫} \end{matrix}$ 等字表示“第一”，我们也许对其词干的对比当中获得附加符号的音值。其词尾 $\begin{matrix} \text{引化} \\ \text{欠尔} \end{matrix}$ 的读音可能相近，从表示宰相两种不同写法的契丹字 $\begin{matrix} \text{引化} \\ \text{欠尔} \end{matrix}$ （智 11）和 $\begin{matrix} \text{引化} \\ \text{余和} \end{matrix}$ （永 5）中可以得到印证。 欠 读 g/gu， 余 亦读 g/gu。从而表示第一的契丹字的词干可分为阴阳二种。阳性为 又冬 和 又发 ，阴性为 又公 。从阳性词和阴性词干的对比中可以获得附加符号点的读音，不过这只是一种可能，是否确实如此，尚需深入研究。这里做一些推测。 又冬 中的 又 的发音为 [m]，为 冬 字清格尔泰先生曾构拟过 [as] 的音^[37]。这个读音能够落实，在《耶律智先墓志》13 行出现的人名 冬本 ，和汉文墓志对比应释为“阿撒里”已述于前，因此 冬 读 [as] 可信。[m] + [as] 应读 [mas]。 又发 的第二个原字 发 的读音有人曾推测 [gon]^[38]，现在看来， 发 的读音也与 [s] 有关。关于阴性词干 又公 中的原字 公 ，目前尚未可靠的拟音。刘凤翥先生把《耶律仁先墓志》第 40 行的 $\begin{matrix} \text{伏介} \\ \text{安} \end{matrix}$ 释为“面”，认为和一 + $\begin{matrix} \text{伏介} \\ \text{安} \end{matrix}$ 弼无一起表示“西北面招讨”，从而为 介 拟了 [i] 的音^[39]。后来，在另一篇文章的契丹原字音值构拟表中改读 公 为 u，依据不详^[40]。因此无法深入研究 又冬 和 又公 的发音。

(2) 比较于义为“第二”的 $\begin{matrix} \text{表化} & \text{支化} \\ \text{茶} & \text{茶} \end{matrix}$ 与 $\begin{matrix} \text{表化} & \text{支化} \\ \text{当} & \text{当} \end{matrix}$ 可以看出，其序数词附加成分分别为 茶 与 当 ，前人推测之 表 与 支 相同或相近的结论可信。

(3) 表示第三的 $\begin{matrix} \text{引化} & \text{余茶} & \text{引币} \\ \text{茶} & \text{茶} & \text{茶} \end{matrix}$ 与 $\begin{matrix} \text{引化} & \text{余当} \\ \text{茶} & \text{茶} \end{matrix}$ 的对比中可以确知 $\text{余} = \text{引化} = \text{引币}$ ，其读音为 [ɣur]。 引币 出现于《萧大山和永清公主墓志》第 13 行，字迹比较清晰，如果不是误刻， 币 、 尔 、 他 三字的读音相近，而与 令尔 读 t'aw 的观点发生矛盾。此外， 余 等于 引化 ， 引化 又等于 包 ，这样可能 余 与 包 的读音也应该相同，可是契丹小字资料中不见， 余 字单独使用的例子，从而可以推测 余 与 包 的读音不一定完全相同。

(4) 对比表示第四的契丹序数词 $\begin{matrix} \text{余化} & \text{令化} \\ \text{茶} & \text{茶} \end{matrix}$ 与 $\begin{matrix} \text{令化} & \text{令化} \\ \text{当} & \text{当} \end{matrix}$ 可以进一步肯定，前人提出的 令 、 茶 、 令 三个原字读音相同或相近，读 [t/t'] 的结论不误。

(5) 表示第五的序数词，阳性为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尔} \\ \text{反} & \text{扎} \end{matrix}$ 、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币} \\ \text{反} & \text{扎} \end{matrix}$ ，阴性为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尔} \\ \text{反} & \text{内} \end{matrix}$ 、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币} \\ \text{反} & \text{内} \end{matrix}$ 两项比较，可以看出，表示第五的序数词的附加成分为 **反扎**（阳性）与 **反内**（阴性）或者 **扎**（阳性）与 **内**（阴性）。已知 **扎** 的读音为 [g/ɣ]，契丹文字研究小组已释出。**内** 的读音应与 [g/ɣ] 相近。原字 **币** 与 **尔** 的读音也相近。**币** 在《耶律宗教墓志》第 11 行的 $\begin{matrix} \text{杰} & \text{币} \\ \text{兀} & \text{为} \\ \text{去} & \text{全} \end{matrix}$ $\begin{matrix} \text{令} & \text{各} \\ \text{火} \end{matrix}$ 中也有出现，与汉文墓志对照可译为“王子郎君详稳”。

(6) 表示第六的序数词 **反茶** 与 **反当**，词根相同词尾不同。说明 **茶** 与 **当** 具有单独表示序数的功能。阳性的序数词词干没有带点形式出现，也告诉我们基数词后面接加序数附加成分 **茶**，就可不带附加符号。因此，**茶** 与 **当** 的读音一旦明了，也许能构拟附加符号的读音。可惜，目前对 **茶** 与 **当** 的读音虽有种种拟音，但仍无令人信服的结论。其中对原字 **茶** 的读音各家有：[uei]、[kui]、la、[xui]/[xoi]、də、wei、tʃei、ei 等几种意见。对原字 **当** 的读音亦有：ai/ei、[kun]、[ts'u]、[dʒə]、[sə] 等几种不同的意见。基于目前的研究水平，从 **茶** 与 **当** 的对比当中得出附加符号——点的确切音值的希望渺茫。

(7) 表示第七的阴性序数词尚未发现。据阳性 $\begin{matrix} \text{六} & \text{丹} \\ \text{茶} \end{matrix}$ 字推测，将会发现的阴性序数词的必为 $\begin{matrix} \text{六} & \text{丹} \\ \text{当} \end{matrix}$ 。契丹语表示第七的附加成分是 **茶**。

(8) 已见资料中不见表示阴性序数词第八的字。据阳性 $\begin{matrix} \text{歪} & \text{扎} \\ \text{茶} \end{matrix}$ 的字形，可以推测其字形必为 $\begin{matrix} \text{歪} & \text{扎} \\ \text{当} \end{matrix}$ 。也可以推测表示契丹语第八附加成分为 **茶**，与其对立的阴性附加成分将是 **当**。

(9) 《许王墓志》第 58 行出现的 **歪茶**，在形体上看似乎表示“第九”。它是修饰男性的序数词。修饰女性的序数词尚未发现，可以推测其字形应为 **歪当**。

七、结论

归纳起来说，在这篇文章中主要叙述了契丹小字原字中带点与不带点的字的语法意义。还涉及了表示天干及年号的契丹字的音读问题。再次论证了契丹小字中存在性语法范畴的事实。得出的结论有以下几点：

(1) 契丹小字中的带点与不带点的字在语法意义方面是阴性阳性的对立。带点的字表示阳性，不带点的则是阴性。

(2) 表示天干的契丹字，也可以分为阴性和阳性。契丹语可能以五色表示天干，一色二性，二性二形，共十色表示十个天干。原始资料中阴性阳性混用的现象是，因为修饰语有阴阳之别，而被修饰语无阴阳之别有关。

(3) 契丹语的简单数词也有阴性阳性二种。带点的简单数词为阳性，不带点的简单数

词为阴性。

(4) 表示年号的契丹字也有阴阳之别。语法学的角度分析年号，得出除了形容词、数词，名词和动词也有阴阳之别。

本文还有几项副产品：

(1) 与新发现的资料对比 **𐰺𐰸** 的最后一个原字应为 **𐰺**，**𐰺** 应更正为 **𐰺**。

(2) 与新资料对比，提出了《仁懿哀册》中的 **𐰺** 是 **𐰺** 的误笔，契丹小字原字中不存在 **𐰺**。

(3) 于义为“久”、“长”的 **𐰺** 和 **𐰺** 也是一对修饰限定阴阳的形容词。

(4) 认为 **𐰺** 与 **𐰺** 交替使用，**𐰺** 亦读 g/gu。

(5) **𐰺** **𐰺** 是耶律智先的名字“太平奴”。

(6) **𐰺** 的读音也与 [s] 有关。

(7) **𐰺** 的读音应与 **𐰺** 的音 [g/ɣ] 相近。

参考文献

- [1] 契丹文字研究小组. 关于契丹小字研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77, (4).
- [2] 即实. 契丹字源初探[J]. 辽宁社会科学院, 1980, (3).
- [3] 即实. 关于契丹数词读音问题[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6, (4).
- [4] 陈乃雄. 蒙古语族语言的词汇[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8, (1).
- [5] 陈乃雄. 契丹小字数词“影子字”探[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2, (3).
- [6] 黄振华. 契丹文 **𐰺** 考[J]. 社会科学战线, 1981, (2).
- [7] 刘凤翥. 契丹小字 **𐰺** 和 **𐰺** 的解读及其它[J]. 宋辽金史论丛, 1983, (1).
- [8]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再探[J]. 考古学报, 1983, (2).
- [9] 即实. 谜林问径[M].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1996.
- [10] 同^[9].
- [11] 即实. 契丹字源一斑[J]. 社会科学辑刊, 1981, (3).
- [12] 即实. 契丹小字解读拾零[J]. 东北地方史研究, 1986, (4).
- [13]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释读问题[M]. 日本不二出版株式会社, 2002.
- [14] 高路加. 契丹姓氏耶律音义新探[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88, (4).
- [15] 高路加. 契丹字词拾零[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1, (4).
- [16] 同^[7].
- [17] 吴英喆. 契丹小字“性”语法范畴初探[J]. 内蒙古大学学报, 2005, (3).
- [18] 石金民、于泽民. 契丹小字耶律奴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1, (2).
- [19] 刘凤翥、青格勒. 契丹小字宋魏国妃墓志铭和耶律弘用墓志铭考释[J]. 文史, 2003, (4).
- [20] 同^[19].
- [21] 同^[19].
- [22] 刘凤翥. 契丹小字〈韩高十墓志〉考释. 揖芬集[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23] 郑晓光. 契丹小字〈耶律永宁郎君墓志铭〉考释[J]. 民族语文, 2002, (2).
- [24] 同^[22].
- [25] 梁振晶. 阜新四家子辽墓发掘简报[J]. 《辽宁考古文集》,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
- [26] 同^[9].
- [27]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蒙古语文研究所. 蒙汉词典(增订本)[M],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1999.
- [28] 同^[17].
- [29] 刘凤翥. 最近二十年来的契丹文字研究概况[J]. 燕京学报, 2001, (11).
- [30] 清格尔泰. 契丹小字中的动词附加成分[J]. 民族语文, 1992, (2).
- [31] 布仁巴图. 与中古蒙古语“性范畴”相关关系的若干特殊现象考[J]. 蒙古语言文学, 2003, (5).
- [32] 天锋. 关于蒙古语的词性区别[J]. 蒙古语文, 1984, (3).
- [33] 刘凤翥. 海棠山契丹小字墓志残石补释[J]. 阜新辽金史研究, 1995, (2).
- [34] 同^[1].
- [35] 同^[9].
- [36] 清格尔泰. 契丹语数词及契丹小字拼读法[J]. 内蒙古大学学报, 1997, (4).
- [37] 同^[13].
- [38] 沈汇. 论契丹小字的创制与解读—兼论达斡尔族的族源[J]. 中央民族学院学报, 1980, (4).
- [39] 刘凤翥. 契丹小字解读四探[J]. 台北联合报, 国学文馆 1993.
- [40] 同^[29].

Reexamination on the Grammatical “Gender” of Khitan Small Script

—With Reference to the Dotted and Dotless Original Characters

WU Ying-Zhe

(Mongolian Studies Colleg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Huhhot 010021,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The original character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a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dotted and dotless. As to th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of the numerals and Ten Celestial Stem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observations, some regard that they are “common numbers”, some say that they are “honorific emphasis” while others think that they have “the same pronunciation and meaning”.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conclusions of the previous studies, and explains the numerals and Ten Celestial Stems from the angle of the grammatical “gender”. In his opinion, the dotted characters are used to modify words indicating male and the dotless characters are used to qualify words indicating female, and the reign titles are also related to the grammatical “gender”.

Key Words: Original Characters of Khitan Small Script, Dotted and Dotless, Grammatical Gender

收稿日期: 2005-06-27;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2JAZJD840007);

作者简介: 吴英喆(1971—)男,蒙古族,内蒙古通辽市人。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契丹文字研究。